

一本“很好看”的少儿读本

——读马瑞翎儿童文学新作《独龙江上的小学》 □白庚旻

不久前,作家马瑞翎女士寄来一本她的新作《独龙江上的小学》,并要我写一篇书评。似乎担心我对它兴趣索然,她强调了一大堆令我无法回绝的理由后,特别强调了一句“作品会很好看”以作诱饵。

怎么个“很好看”法?我家性趁抗疫尾声的半封闭居家生活,开始翻阅这本行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新作。结果,一如误入宝山,我从《阿鼎刺头》开始,直至《更大的大事》,一口气读完整个故事,迈进高黎贡山下那座一师一校的独龙江小学,沉浸在阿鼎那刚刚开始的一年级小学生活中,也见证了独龙江畔的时代变化、社会转型,以及现代文明的滚滚涌入与傈僳、怒、独龙等各族人民的积极应对。

虽然是一本篇幅不大、结构简洁、线性讲述、人物不多的少儿读物,却容积可观、能量巨大、激动人心,让我照见了党和国家对独龙江人民始终如一的关怀。我也缘此重忆童年时代在纳西山乡的读书生活,以及45年前曾在玉龙雪山深处见证、体验一师一校教学生活的过往云烟,深切感受到了它的“很好看”。

它首先是好看在作者生动的笔触上。作品展现了独龙江畔这个不一样的世界的美丽、雄奇、险峻、丰饶。对于内地的朋友,独龙江峡谷“像一条盛满了阳光的口袋”,“太阳毒辣得简直可以把牛蹄晒脱”,一旦下起雨来,又像是神仙在天上泼水”,千万双鸟翅一齐扇动时“玉米地里升起一大片绿云,滚动着一种闷雷般的声音”,“当曙光穿透朝云,大山像人一样从梦中苏醒。树木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结出串串果实,新的数不清的野菜破土而出,到处都是鸟和昆虫”的生机,由松树当先锋、菜主力 and 灌木后卫组成军团,全部由奇形怪状的黑岩组成敌阵,“而后阿鼎可以骑上一匹树枝做的马,嘴里发出冲杀的声音,在斜坡上策马扬鞭”,指挥全寨子的猎狗一起冲杀。那绿莹莹的独龙江与闪闪发光的蓝房子,摆在灰白色沙滩上的黄色挖掘机间的色彩和谐,以及红飞鼠爪皮如芭蕉叶般从大树上飘下,而茅草叶面正绿背灰,“风把它们翻来翻去,看上去满地都是波浪”的景致,让人觉得亦真亦幻、清丽奇妙,充满了无穷的魅力,顿生“何日得一游耶”之向往!

其次,它好看在作者用婉约瑰丽的文化审美呈现了魅力无穷的独龙族风情。那里不仅是文身的原乡、刀耕火种的边地、结绳记事的僻壤,还有飞渡溜索的奇险、镰刀剃头的古俗、木楞房云集如蘑菇群落的村寨,那永远被神话、传说所浸泡的日出月落、早起晚归,那每天都滋润着故事、传奇的担当力卡山,那火塘边“妈妈正坐在地板上,一只膝盖支起来,彩虹般的裙子堆向一边”,一边用竹钳夹动火塘里的芋头,一家人说着暖暖的话语,爸爸吹掉芋头上的灰,撕开焦黄的皮,把美味的、冒着白气的芋头递给妻子的风俗画,一切都显得那样新颖、静谧、本真而又神秘,说不尽的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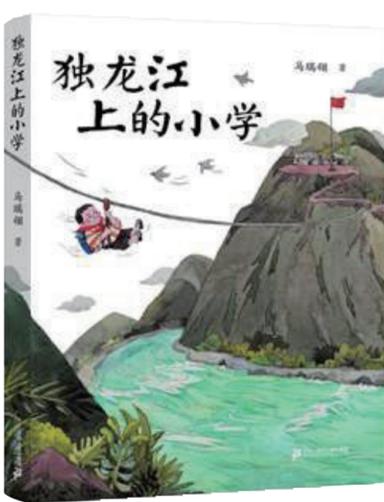
它之所以好看,还因为作者塑造了担当力卡山上一个以阿鼎为核心的人物群像,并讲述了只属于那块土地的精彩故事。无疑,阿鼎是个历史的幸运儿:兄弟四人中,他是惟一的幸存者;刚学会渡溜,他就迎来的大桥动工建设、马路代替羊肠险道、隧道开工在即的连连“新事”、“大事”;他刚掌握捕禽猎兽、采集植物、种玉米等技能,他们村就要开始兴建小洋楼、创办草果加工厂、启动保护溜索溜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

于吃尽没上过学的苦头,父母决计用知识改变他的命运;他上学不满一年,就巧遇一师一校撤校并点。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中,阿鼎和他的伙伴、亲人、故乡、民族沐浴着党和国家的阳光雨露,打开了万古封闭的山川、心扉,从古老的历史深处走来,迎接新时代的东风浩荡,实践着传统生活与现代文明的有效对接,以实现习总书记提出建成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共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辉煌成果,让担当力卡这个从县城还要跋山涉险7天的边隅一步跨千年。作品对此只是侧写,却让我们倾听到了独龙族人民行进的脚步声,切实感受到独龙江两岸的时代巨变,以及怒江州成长中的希望。

重要的是作品没有把独龙江两岸的美丽与贫困、独龙族社区的传统与现实的对接、转换当作概念来表述,或是仅仅停留在寻芳猎奇、廉价同情的层次上,而是通过对小阿鼎的天真、善良、淳真、聪慧、积极向上,以及他与周边众多人物的种种关系、日常生活、精神变化进行形象的表达,并以他上学前后近一年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加以可感地呈现。作品对那对慈祥聪慧、舐犊情深、全力配合学校教育的阿鼎父母,那位亦师亦医、又是校长又当理发员、每天又接学生又送学生的傈僳族老师,以及通神警叟、敲钟匠丁松,以及阿贴、念诺黛、苏切丙等性格各异、聪慧朴实、天真灿烂的同学群体的形象刻画,也都真实生动、入木三分,让人们感受到独龙族的人性力量、民族文化和生命活力。正是它们,成为独龙江走向未来的基石,也成为以阿鼎为代表的独龙族新生代成长的肥沃土壤。

阿鼎是作品中刻意描写的主人公,所以作者对这一文学形象作了倾力打造。由于阿鼎不是刘文学、赖宁式的英雄,更不是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学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可言,也没有金榜挂名的独占鳌头可写,作者只能在平凡当中揭示不凡、琐事中发现情趣,以寄予他全部的情感、期待、爱,从而呈现他天生地育的自然之子的一面,令他成长于群山这个学校,学习在森林这座课堂,梭罗、乔松、榧木、董棕、水清树、蘑菇、蕨菜、野猴、雄鸡、太阳鸟、野蜂都是他的好友。他读懂鸟雀在雪地上写的“书信”,他用稚嫩的歌喉向大自然发出一声声问候;他也是独龙文化的天然传承人,因袭着祖先文化的全部基因一心向善。无论在家、村寨、学校,他都受到双亲、村邻、师友的言传身教,凡学习、远足、劳动他都事事争先,生产生活技能样样棒棒,人格品德不断塑形,从而眼界一天天打开,心胸一天天宽阔,当上了班长和代表,一天天健康而又茁壮地成长。于是,自从上学后,每天都会有新的事情,或知道新的东西,让他由衷地产生了“上学真好”的感动,从而昭示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知识才能改变前途命运,学习方可发展进步;只有国家繁荣才有各民族的幸福,只有每个成员的强大才有一个社会的文明。

小说之所以耐看、好看,而且“很好看”,还由于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时代精神、生活情趣,并从中跃动着独龙江的生命力,绽放着独龙族人民真、善、智、美的鲜花,完全得益于作者有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学观,以及扎实的生活经验、丰厚的素材积累、充沛的人民感情,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



充分尊重与礼敬,以及优美的文学表达能力。正是它使这部作品从写景、状物、情节设置、形象塑造到语言运用、情感表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果没有作者长时期的独龙江生活体验、丰富的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历练、对独龙族人民生活各个细节的精熟、对幼儿心理的精深研究,这些都不可想象。只要看看大量谚语、俗语的运用及“眼睛跌到崖子底下去了”,“玉米棒子像牛角一样粗,谷穗像马尾巴一样长长地垂下来”,“从前的日子像竹笋一样,本来只有一个心眼,谁知道竹笋后来生出很多枝丫”这样的语言描写,学习汉字“只要准确地读出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同它们认识,那它们都会同你做朋友。而当一个人有数不清的朋友以后,那么他就可以走遍天下”的生动比喻,还有镰刀理发、原始共产主义式的猎物分配、喝血酒、阿鼎父亲结绳记事等民俗的巧妙设置,以及一年级八个孩子在老师课桌里塞满的各式礼物的“小发明”等等情节与细节,我们便可以想见作者为创作这部作品所作的多方准备。因而,在惊叹于作者深厚的生活、美术功力、艺术天赋、无限的创作潜力、对人性的深度阐发之余,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忠诚于生活、恪守真实比天大、坚持真诚无欺的创作态度、美学追求抱以崇高的敬意。我也坚信,对于这样的作家,生活、时代、人民、美学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独龙江上的小学》的成功就是其证明。

当然,这部作品也有一些提高的空间,如阿鼎学溜出现得局促了一些;“而后”、“于是”等副词似不宜使用频率太高;虽是为了便于儿童阅读,但断句、标点仍需更加规范,像“木楞房”还是“木楞房”、“蘑菇”还是“菌子”、林海涛声像打雷声还是像闷雷声、爸爸是去窝棚外玉米地小便还是“去很远的树林里撒尿”等等用词及描写,还可以更精准、真实一些。当然,这都瑕不掩瑜,不影响《独龙江上的小学》的好看,甚至“很好看”的本质。衷心祝愿马瑞翎今后写出更多更好表现云南边疆少年儿童题材的优秀作品,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园地。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全国每年有近千万人脱贫,伴随这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的推进,这一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断涌现。许多作品在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对凝聚社会资源解决精准扶贫中的问题、加快脱贫速度起到了鼓斗志、强士气的作用。

由四川作家、扶贫干部何涌创作的长篇小说《泥窝物语》,运用具有川北地域特色的叙述语言,将两任住村第一书记的扶贫故事讲得妙趣横生,尤其通过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两个层面的转合、跳跃、勾联,使作品的思想性达到令人赞叹的高度。通篇阅读下来,有如四重唱般荡气回肠。

书写住村第一书记的坚韧求实之歌

小说起笔于两任住村第一书记工作交替之时。前任卢子美为什么没有完成脱贫任务,以一个失败者不得以的脚步离去?而继任者唐小哈又面临着哪些难以应对的困难?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把村民来自于小农意识的等、靠、要思想揭示得一览无余,同时指出贫困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困乏,而是思想观念落后形成的精神涣散和对政府的依赖,也可以说根子是心灵贫困。小说在描写卢子美这一悲情角色的同时,也重书了他仍然心系泥窝村,为激发村民的心灵苏醒所作的努力。唐小哈在继续推进猕猴桃种植、甲鱼养殖等脱贫项目的同时,也把注意力向村民思想脱贫这个焦点上倾斜,两任住村第一书记通力合作,达成了物质脱贫和心灵重塑目标的实现。

描绘脱贫路上村民自强不息之歌

泥窝村虽然是贫困县中的贫困村,有很多人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是村民中既有出类拔萃的富裕户,也有无论如何也不当贫困户,一定要自主脱贫的“一只手大嫂”,她是中国农村勤劳苦干妇女形象的代表。虽然命运多舛失去了丈夫,打工时又伤了一只手,却靠养殖甲鱼成为全县自主脱贫的典型。村民蔡分田虽憨厚能干,却也是未能脱贫,他不仅成为懒汉贾吉庆嘲笑的对象,贾吉庆更以他为参照系坐实了“我懒懒到底,有政府来送米”的价值观。但是,蔡分田身上体现了言九鼎的优秀品质,唐小哈把市里赠送的波尔种羊交给他养以后,他日日牵挂、魂牵梦绕的只有“波爹”“波妈”,当一只羊意外死亡时,蔡分田几乎悲痛欲绝。读到这里禁不住为这个善良、诚实的农民流下感动的泪水。

作家铁凝说:“我觉得一个中国的作家,如果对乡村你写不属于去了解,你可能会写出漂亮的小说,但是你不会真正刻骨铭心地了解中国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蔡分田这个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脱贫任务的紧迫性,从更深层次解读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延展日久弥新的乡贤文化之歌

四川苍溪县贾家在历史上出过一个著名的乡贤贾儒珍,他在先人凿出的洞窟原址,重凿五间石室,洞内外石壁上镌刻书法作品百余幅,在大殿内兴办义学,刊刻、翻印《四书》《五经》等典籍,供四川内外的学子阅读,这就是苍溪县的著名景观寻乐书岩的来历。小说中的懒汉贾吉庆被作者设计为贾儒珍的后代,自然成为性格矛盾的个体。虽然如今没有贾家的功劳簿可供贾吉庆享受,生活中他破罐子破摔,但是他身上流传着祖上行善乡邻的基因,当在上海读研的卢子美把寻乐书岩作为研究课题后,回到泥窝村举办“百姓大讲堂”,有名有姓地演义了贾儒珍施惠乡邻的一生,贾吉庆的心灵受到很大的触动,萌生了改变自我的良好愿景。以卢子美的故事“抛砖”,引出唐小哈思虑良久的“玉”。唐小哈从贾儒珍富不忘邻里、富不忘社会人题,强调脱贫致富是前人的愿望,也是今天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大家要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年有月地干,不能让养羊喂猪、管护几根核桃芽都等着国家来做”。唐小哈还对富裕户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不要以别人的贫穷为乐,以自家没有得到政府帮助心生怨气。两任第一书记的“二重唱”,为村里兴了正气,整合了正能量,他们决定举办第二届“大讲堂”,以乡贤之举为基础大兴文化扶贫之力。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感化作用。有专家在文中阐释道:“对待传统乡贤文化资源,我们应当以时代的要求挖掘和梳理,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起到影响、教化和鼓舞后人的作用。”这部作品让我们深度思考农村现代文明建设中,该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这是扶贫重在扶志的重要课题。

落墨地域色彩浓郁的乡愁之歌

作品的结尾处贫困户都搬进了新居,唐小哈完成了泥窝村的脱贫任务,看似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个尾音留下的不仅仅是欣喜,更有令人惆怅的乡愁。村主任李泥香的母亲,曾因女儿的恋人陈明地家里贫穷打鸳鸯,迫使陈明地一气之下远走他乡,经过几年的拼搏后,陈明地成为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为了发展村里的集体经济,李泥香果断地把村主任一职让贤给陈明地。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果断地终结自己村主任的使命,她确信陈明地能够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路上走得更远。李泥香为了在丈夫病重时撑起一个家,决定到沿海的大城市工作,陈明地的归,有乡愁的牵挂;李泥香的去,有乡愁的不舍和牵挂。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展现了当代农民生活多姿、命运多变的时代特点。城市发展、农村脱贫、全民小康的主旋律,构成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滚滚洪流。

有如四重唱般的结构特点成就了这部作品的亮色,川话、农民用语的巧妙运用,使读者在感受作品故事脉络、人物形象、乡村面貌改变的同时,领略到川北地域语言的独特魅力,情、景、声、歌融汇于情节推进,一向是何涌小说创作的风格,希望他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保持这一特色,并不断地进行强化和提升,使小说创作更上层楼。

如四重唱一样美妙的扶贫壮歌

——读何涌长篇小说《泥窝物语》

□赵曼彪



走向一种真实的语言

——读《凤凰春晓》 □张海彬

四川彝族作家李美桦的长篇新作《凤凰春晓》,聚焦改革开放40年农村教育变迁,塑造了以倪万喜为典型的乡村代课教师形象。小说在表现代课教师在生活和精神面临诸多困境的同时,书写了他们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用无私大爱在平凡中见证伟大,背负起了时代赋予代课教师的特殊使命。作品成功之处,不仅用平民化的视角表现了代课教师这一群体灵魂的高贵,更让人惊喜地看到在小说创作实践中,作家娴熟地运用方言的能力和才华。

彝族作家李美桦来自金沙江畔,在一个彝汉杂居的村落里长大,有着独特的语言背景。《凤凰春晓》这部小说中,展现出其鲜明的小说语言个性,这种娴熟使用方言的能力和才华,实际上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坛使用方言进行小说创作的精神传统和文脉,是边地小说家李美桦对语言艺术的继承和实践。

《凤凰春晓》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乌地吉木的彝汉杂居的寨子。从中国语言地图集上看,李美桦所在地域是一个西南官话成渝片区和彝语方言的交汇地带。小说第一章《时光如镜》一开场,陈九老祖、倪二老爹和吴成全三位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就可使读者立刻辨识出,对话的地点是在中国语言地图的哪个部位发声说话。当陈九老祖掐着竹节一样的



手指,郑重地说乌地吉木寨子“是个出人的好地方”的时候,倪二老爹说:“老辈,你不要尽放些热屁哄人……掰起拇指数一数,咱乌地吉木出去的几个人,不过是在去帮人家看看门、过过磅、做做饭,屎罐样的让人拎来踢去,连蝻蚰蚂炸都算不上,这也叫人物……”而吴成全则说:“哪个说乌地吉木不出人?要我说,这个地地方尽出成精的大人物……咱们乌地吉木尽出白疯子,说白话,办白事,吃人又羞

人!”作者运用鲜活的方言对话,令读者仿佛置身于金沙江边,由野猫凹、轿顶山和象鼻梁子包围着的乌地吉木寨子,看到了神色凝重的陈九老祖、咧着嘴巴“嘎嘎嘎”坏笑的倪二老爹,以及反唇相讥夹枪带棒横扫一屋子人的吴成全。这场具有西南官话当地土语特色的对话,在小说叙事上具有横声拟态、随声传形的效果。这样具有明显方言特点的小说叙事语言,为《凤凰春晓》语言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李美桦在《凤凰春晓》中对方言的运用还体现在多种修辞格的使用上。首先来看一组方言语境下夸张的修辞,比如:“就凭他那副霉相,要是能考出去,老子手巴掌掴鱼给他吃!”这阵子,倪春福的心里,就像钻进了一只淘气的耗子,冷不防啃他一口,让他浑身直打哆嗦。”“噫,现在这个抬丧的命,还读来搞个卵!反正都是打工的命,少读几年牛经书,人还要聪明点!”第一句在方言的语境下,把倪二老爹对自己族亲倪万喜考学的嫉妒和狭隘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句表现了倪春福等待儿子倪万喜去集镇上打听高考体检消息时,那种焦灼心绪向他袭来的难以承受痛苦;第三句把国家取消大学分配政策后,以吴成贵为代表的农村老汉的愤懑、迷茫、无奈和不知所措的心态,描摹得贴切生动。

在方言的语境下,李美桦在《凤凰春

晓》中大量使用了类比的修辞手法。如“毕业班的工作咋抓,我认为抓三点:第一,好比瞎子打婆娘,松不得手;第二,就像老船工补烂船,破麻袋烂棉絮要准备好,大大小小的漏洞都得补;第三,这跟用灶堂的热灰捂吾儿一个道理,灶堂的火要旺,灶堂要烧热,余下的灰才把吾儿捂得熟……”他在这里使用类比的修辞和俗语的夸张,一方面表现出张尚福作为一位乡村代课教师在专业知识上的贫乏与无奈;另一方面则把乡村小学校长张尚福实在、憨厚、朴实和尽职尽责的形象刻画得鲜活而生动。李美桦在方言的语境下,不仅使用夸张、类比的修辞格,而且还大量使用了通感、双关、反语、拟人等修辞格,使得读者能够真切地听到乌地吉木这块土地上带着泥土芳香的话音,并透过这些鲜活的话音想象小说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一个作家在语言上的成熟,就是走向余华所说的“语言真实”。当我们读到李美桦在《凤凰春晓》中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语言时,我们不难想象,发生在乌地吉木寨子里的那一幕幕传奇故事,这也是吸引读者能够有效进入其小说世界的一项基本保证。李美桦在《凤凰春晓》中灵活、适度地运用方言,语言平实而鲜活,生动而贴切,从而更能体现作品的乡土气息和民风民情,让人读起来更加酣畅淋漓。